

彭于晏 争当小鲜肉，不如做个会打的偶像派

2012年9月初的某个晚上，威尼斯马可波罗广场边上一家狭小的餐馆里，靠近门口的四个大餐桌上坐满了中国人。那是《太极》剧组给中国媒体举办的招待晚宴。监制陈国富带着导演冯德伦，主演梁家辉和彭于晏，分别坐到了各桌媒体中间。冯德伦在女孩子最多的那一桌讲笑话，梁家辉在饭桌上手舞足蹈。角落里人最少的那一桌，彭于晏正低着头，和桌上另外四个大老爷们一起发着呆。



论“有趣”和“无趣”

彭于晏回忆起三年前的那个晚上，依然记忆犹新。那是他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在工作之外，以这样的方式面对记者。“我也不知道该干嘛，自己压力也很大，但不想让大家冷场”，他努力去做一个破冰者的角色。林超贤回忆，在剧组里，彭于晏也会是那个主动拉着不熟的家伙说话的人。

“我自己就怕跟无聊的人做朋友”，彭于晏说，他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无聊的人，并渴望做一个有趣、风趣的人，且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要变成“自认为自己有趣的那种”。

然而他的“有趣”，和如今大众所喜欢的“有趣”，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别。他的津津乐道，和媒体的兴趣点，通常是有差错的。他觉得，除了工作之外的所有事情，都不会是大众真正关心的。他坚持，“我喜欢一个演员，那就只看他电影好了。我不关心他什么时候结婚。”他甚至自以为地觉得，“史泰龙写完《洛奇》的时候，根本没有人要拍这部电影。他那时特别穷，穷到交不起房租，把自己的狗都卖了。可是你们只会关心他拿了最佳男主角，不会关心这背后的故事”。“我们当然关心啊！”他的说法遭到了记者的反对，彭于晏想了想，“那是因为他最后成了第一名”。

所以，认为自己还没有成为第一名的彭于晏，只能苦闷而又费解地面对着千篇一律的采访问题：露肌肉烦不烦，什么时候谈恋爱，“最近开始，已经有人直接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了”。访问中的他，找女朋友的标准从“刘诗诗”到“贤惠型”，从“长发”到“短发”。有网友看不下去了，在贴吧留言：你女朋友的标准一直在变。彭于晏无奈地笑笑：“他们随便问，我也随便回答，反正说真的，有人会去在意这些吗？”

这是一个尚未有明星自觉的明星的烦恼。

从失意之作开始翻身

从出道的《爱情白皮书》算起，他拍过近30部偶像剧以及爱情片，当了快十年的花美男，他觉得，足够了。

“光从这个名字来说，哪有男生觉得自己像花的。”彭于晏记得，2002年拍《爱情白皮书》的时候，F4已经红遍两岸三地，那时候拍戏一定要留F4一样的长发。很不情愿留起头发的他，还被造型师吹了一个“像耶稣一样”的发型，看起来蠢蠢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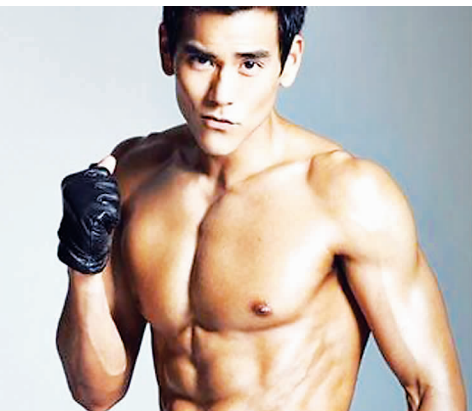
“以前没有机会接触到动作戏或者比较男人一点的戏，你说林超贤导演如果看到了我的《听说》，还会找我去拍《激战》吗？”

林超贤没看《听说》，而彭于晏拍了《翻滚吧！阿信》。

这部彭于晏戏路上最好的转型之作，其实也是他的“失意之作”。

2010年，彭于晏因为合同纠纷，事业跌入谷底，一度想去帮助妈妈开餐厅。和他曾合作过《六号出口》的导演林育贤同样也经历着事业低谷，在将自己的挫折写进《翻滚吧，阿信》的剧本里之后，他把手稿拿去给彭于晏看。彭于晏看完后感动到哭，希望出演。

为了把握好这个机会，彭于晏花了一个月的时



间集中训练，结果延拍，他又继续练习了两个月，把自己逼成真正的体操运动员水准。彭于晏用剧本里的一句台词来形容这段往事：“如果你一生只有一次翻身的机会，就要用尽全力”。

也是因为这部电影，在后来林超贤筹拍《激战》时，苦于找不到一个男明星肯为角色进行地狱般的训练。直到他看过《阿信》之后，听说彭于晏为了这个角色练了很久，“我当时就想，真有演员这么傻啊。”

《激战》后来的成功不必多言。林超贤手中的砝码，从张家辉转移到彭于晏。甚至于拍《破风》，担心找不到其他演员，他已经准备好写一版剧本，里面只有彭于晏这一个角色。

林超贤说，“别人卖的是他的身材，我卖的是他的斗志。”



不去想以后的事情

2002年，因为外婆过世，彭于晏从加拿大回到台湾奔丧。遇到小时候认识的广告导演杨大庆找他出演偶像剧《爱情白皮书》。当时和台湾知名演员高捷有过一面之缘。杀青之后的发布会，记者把彭于晏、杨丞琳、范玮琪以及余文乐四个人放在一起问高捷，“这么多新人，你喜欢哪个？”高捷指了指彭于晏，说这个小孩很特别，以后会有好的发展。八年以后，两人在《激战》相见，高捷碰到彭于晏说，“你看我当年说的对不对，你是可以继续演戏的。”

在电影《激战》中，高捷饰演的父亲因为生意失败而情绪低落，每日沉迷酒吧。而为了鼓励父亲重新振作起来，林思齐决定参加MMA，让父亲看到自己的坚持、勇气和毅力。

这个角色或多或少，和彭于晏有着相似之处。

从小父母离异的彭于晏，跟着妈妈和两个姐姐。从小家里缺少父亲这样的男性角色，母亲一个人把他和两个姐姐带大，三姐弟都送出国念书。彭于晏说，他之所以敢这么拼命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的母亲，因为“她永远比我更拼。”

少年的彭于晏最爱的事情，就是盯着天空漂浮的云朵发呆。操场升旗的时候看，上课的时候也看，他看着云从兔子变成大象，脑海中也变换着一个又一个故事。他母亲常常因此被请到学校，被老师训斥说“你儿子有问题”。

“很多单亲家庭的小孩，都比别人懂得察言观色。”长大以后，彭于晏变成了一个观察者，所以演戏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出口，他的表演经验，都是在

观察中得到的。在拍《听说》之前，他上表演课，有一项功课就是要到公交车上观察别人，给别人编故事。一个提着公文包的上班族，把包规整地放在膝盖上，时不时看手机的细节，他全部记下来，然后回去编出一个人物小传。

拍《长城》的时候，他天天观察张艺谋，学了他好多小动作，包括喊Action的方式。之前和刘德华、张涵予合作的时候，都掌握了他们自己的风格。他说，“时间一久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很细微的东西非常有趣，我还蛮喜欢琢磨的。”

他曾经觉得自己演不好一个警察，于是梁乐民带着他去看真警察执勤。他仔细观察警察如何拿枪，枪怎么编发，为什么警察的枪只能单发，而坏人的枪却能连发。摸清楚了这些细节之后，我们便看到了《寒战》中彭于晏的惊鸿一瞥。映后，江志强评价：“这部片最大的亮点就是他！”

《寒战》是彭于晏参与的第一部港产警匪片。用他的话说，小时候是看着港片长大的。每逢周末，外婆都会牵着他的手，走很远的路去戏院看电影。从小看的就是成龙、周润发、周星驰。他的外婆最爱的演员就是成龙。成为演员之后，因为工作关系，他和成龙吃过好几次饭，“外婆在的话，我一定跟她分享这些事情。”

入行十五年之后，彭于晏自觉时间过得那么快，还不容停下来思考就没了，“To be or not to be”的人生哲理得不到解惑。正巧在拍陈木胜的新片《危城歼霸》，有一天和刘青云喝酒，急于求索的他还是忍不住问“出道三十多年，你现在是一种什么



感觉？”刘青云很直接地说“像梦一场，一下就过去了。你三十四了，很快就要三十五，然后奔四，接着很快就五十了，我现在就在这里。”

所以生存还是离开，转型还是继续。彭于晏再也不去纠结这样的问题。他说，与其和别人去争偶像派鲜肉，还不如好好做个会打能动的偶像派。既然老天给他指了这样一条路，他便坦然地走下去，并准备，一去不再回头。